

# 吳佩孚開府洛陽記（三）

于凌波

## 八方風雨會中州

### 上賓之禮迎楊雲史

記吳佩孚開府洛陽前後，要特別介紹的，就是「江東獨步」的大詩人楊雲史。

楊雲史，學名朝慶，更名鑑堂，四十歲後更名圻，字雲史。江蘇常熟人，生於光緒元年乙亥。祖沂孫，道光舉人，官鳳陽知府。父崇伊，字莘伯，光緒庚辰進士，授編修，轉御史，在任抨擊權貴，直聲振天下。戊戌政變，抨參新政，就是楊御史首開其端。

楊雲史出生在這樣一個書香世家，又兼天賦聰明，所以很早就著聲譽。他二十一歲進學，任詹事府主簿，二十七歲為戶部郎中，二十九歲時，參加壬寅科順天鄉試，中式南元（清代科舉制度，鄉試分南北兩闈，北闈舉人第一名者，稱會元，例為直隸省籍人所有，其他省籍舉子，縱然文章出眾，亦祇可名列第二，稱為南元）。中式後調為郵傳部主稿，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，度支部奏調他為郎中，被召見於頤和園，他有詩記其事：「臣言聲入九重清，天子初知我姓名」。

未久，他岳父李伯行奉詔出使英倫，雲史曾入同文館肄業，諳英文，因此以隨員身份出國，旋奉派為駐星加坡總領事。在星三年，值國內辛亥革命，清室退位，雲史是舊時代的讀書人，素以忠孝自期，自以為「世受國恩」，絕不能做「貳臣」，便自星洲「棄職返國」，回歸故里，奉母隱居於曾氏別業「石花林」。他蒔花種菜，閉門謝客，決心不再問世。這時他元配李夫人已逝，繼娶徐夫人霞客，夫婦伉儷情深，時相唱酬，生活倒也安適閒逸。

民國九年，陳光遠任江西督軍，慕雲史的才名，聘他入幕掌記室。這年張宗昌盤據袁州，陳光遠出兵驅逐，雲史以內戰加重人民痛苦，嘗向陳諫阻而無效。驅走張宗昌之後，陳光遠召開追悼陣亡官兵大會，楊雲史寫的輓聯是：

公等都遊俠兒，我也得幽燕氣，可憐北去致蘭成，聽聲鼓連聲，愴然出涕。

醉後摩挲長劍，閒來收拾殘碁，慚愧。

西來依劉表，看春江萬里，別有傷心。

此外他還寫了一首「南昌軍幕感懷」的詩，內有：「白骨如山諸將貴，萬金滿地五丁愁」的句子，輓聯和詩都好，就是犯了陳督軍的忌諱。有人在陳面前打了小報告，陳光遠大怒：「怎麼，他居然罵我是劉表！」

楊知道此處不可再留，留了份辭職書就飄然而去。

這時是民國十年，吳佩孚為湘省反對王占元之戰，正在宜昌，聞知此事，即備禮託人迎請。兩人相見，楊雲史即席賦詩，有：「將軍如有意，第一是蒼生」之句，吳佩孚讀詩大喜，即委為機要秘書，待以上賓之禮，自此楊雲史即隨吳巡閱使到了洛陽。

洛陽是九朝帝都，千載古城，到處都是名勝古蹟，且吳子玉秀才出身，知書能文，又喜附庸風雅，對雲史極為禮遇，比起那老粗陳光遠來，自是不同。雲史曾寫信告訴他的霞客夫人，謂：「三年擇婦而得君，十年擇主而得吳。」可見他

於洛陽使署的環境，賓主相處的歡洽，相當滿意。吳佩孚贈雲史詩頗多，今錄一首如下：

與君抵掌論英雄，衰酒青梅憶洛中，  
雪裏出關花入塞，至今詩句滿遼東。  
江東陸暢好風神，入洛吳儂拂戰塵，  
十四年來還本色，少年公子老詩人。

可見對雲史之推崇。

雲史在洛，時與吳佩孚暢遊洛陽名勝，使署中植有牡丹二千本，二人也暇時對花小酌，而雲史也寫下了不少傳誦一時的詩篇。如「首夏飲吳將軍小園」：「半畝園林屋似舟，一匡於此合諸侯，中原四月見青杏，細雨清樽待豫州」。

有一次吳佩孚邀雲史到大校場觀操，日暮歸來，雲史口占一絕：

草綠轅門動綉旗，將軍新令教吳麗，  
一聲畫角青山晚，萬馬歸營鳥不知。

雲史在使署，曾為吳佩孚主編逐年戰史，有詩記其事：

畫閣春星露滿空，牡丹如斗月如弓，  
高窗大几燒紅燭，細與將軍紀戰功。

洛陽附近的古蹟，如東郊的白馬寺，南鄉的關林和關帝塚，龍門的石窟造像，西郊的金谷園等，雲史陪侍吳佩孚都遊遍了。

關於金谷園，雲史寫過一首「金谷園」長歌，並註云：「洛陽西北十里，北邙之陽，平疇麥隴間有村落焉，繞村數里，是名金谷園，考縣志園在金水，未知孰是。」詩人懷疑得對，曹魏西

晉時代的洛陽故城，在現在縣城東二十五里，白馬寺以東的地方，現在的金谷園，是後人附會而來的。

民國十二年，康有為遊洛陽，曾與楊雲史相會，相談之下，康聖人才知道雲史是楊御史楊華伯的兒子，想起戊戌舊事，不禁一陣感慨。雲史有詩贈康有為：

花裏逢君百尺樓，百年一聚亦風流，  
晚來衰酒洛陽社，春雨茫茫話九州。

民國十一年四月，第一次直奉之戰，雲史躬逢其盛，隨軍出征，眼見孚威上將軍，旬日之間，大敗張作霖精銳之師八萬，詩人興奮萬狀，曾有不少戰場寫實之作：

夜半東風起，軍中萬馬鳴，用兵不在衆，捲甲及平明。  
百戰增詩力，三邊破竹聲，胡天飛鳥絕，不敢近長城。

### 榆關血戰賦詩記痛

由第一次直奉之戰以後，到民國十三年九月，第二次直奉之戰開始前，是吳佩孚一生事業的最高峯，但也是盛極而衰的轉捩點。十三年九月吳佩孚北上督師，四照堂點將，威風八面，盛氣凌人。大軍出發，雲史隨節，駐軍在山海關時，在天昏地暗，大雪紛飛之下，關外戰場，直奉雙方戰士猶在槍林彈雨中肉搏，雲史睹此情況，曾賦詩寄慨：

盤馬彎弓首宿肥，金湯大好啓戎機，

雲花如掌陰山白，不照金樽照鐵衣。  
逐鹿中原舉國空，邊軍力盡更張弓，  
黃金白骨知多少，都在營州洛照中。  
九合諸侯事惘然，三分猶得靖烽烟，  
江流不限南風競，門外津橋啼杜鵑。  
層台美酒飲千鐘，日落清歌欲盪胸，  
醉裏未忘關塞氣，玉人扶定看盧龍。

十月下旬，榆關戰事正烈，忽傳馮玉祥的軍隊倒戈回師，佔領北京，兵圍總統府，囚曹錕於延慶樓，榆關軍心動搖，遂至一敗塗地。十一月三日，兵敗後的討逆軍總司令吳佩孚，由塘沽登艦南駛，舟次南海，雲史在艦中寫下了傳誦千古的「榆關記痛詩」十首，並序兩千餘言，序言最後說：

「……余侍從帷幄，歷有年所，久安從軍之樂，數被戰勝之榮，今乃於千載不偶之事，天崩地拆之時，目擊而躬逢之，傷正義之不伸，慨天心之不長，慟尊親之憂辱，哀綱紀之淪亡，痛定記痛，示不忘焉」。

榆關記痛詩，字字珠璣，摘錄數首如下：

六合軍需動，安危仗令公，長驅二十萬，鼓角下遼東。不以兵車力，何由社席功，鞍馬吾所願，長揖事英雄。  
連營七百里，一夜下遼陽，鴻雁來明月，關山入大荒。用兵非得已，決策莫能當，指顧諸軍合，轅門馬萬行。  
再見金牌恨，中原盡失聲，萬軍當勳

敵，大盜劫神京，舉國今無主，何年見太平，班師萬家哭，功敗更成名。

榆關兵敗之時，他有記事詩：

行人途中說金牌，畢竟今哀勝古哀，昨夜盧龍城上月，五更猶照廢營來。

寫一片敗軍景象，蕭颯蒼涼。民國十六年，吳佩孚兵敗入蜀，廿一年吳佩孚回到北平，住在北平什景花園，還維持着所謂「八大處」的組織。雲史到北平，掛個機要秘書的名義，偶而陪吳清談吟咏，生活却是相當苦悶。廿六年抗戰開始前，雲史偕妻狄美南僑居香港，廿八年底吳佩孚在北平逝世，雲史傷感不已，爲「哭乎威上將軍」五律四十首，有序曰：「……去歲初夏，折也南遊，一歲有半，遂成永訣，望海長慟，淚枯心亂，死生契闊，深悔遠行……朔自辛酉入洛，迄今廿載，流離播越，久共患難，言猶在耳，事豈忘心，身難北歸，但有號哭……」詩爲：

涼秋辛酉歲，仗劍洛陽官，東井人間聚，嵩嶽天下中，憐才須知己，從一貴能終，二十年間事，敬獻白髮翁。

吳佩孚逝世，雲史悲慟過度，常年憂悶，貧病纏綿，民國三十年癸疾，病逝香港，享年六十有七。遺有江山萬里樓詩鈔兩卷。妻狄美南，於料理殯葬後，也仰藥以殉。

## 取之河南回饋洛陽

吳佩孚虎踞洛陽，開府四載，在河南募兵數萬人，籌餉千萬圓，有沒有爲河南做點事呢？有

。雖然與他在河南所「取」的不成比例，但多少也做了一些。不像豫督趙倜，盤據河南十年，搜刮民脂兩三千萬，到最後便宜了馬二先生馮玉祥，趙氏兄弟算是替馬二先生忙碌了一生。

吳佩孚在洛陽那幾年，河南大致尚稱安定，沒有發生戰爭。他也爲河南剿滅了幾股土匪，包括著名悍匪「老洋人」在內。當然離匪盜絕跡的距離尚遠。

他在洛陽西工，修繕營房，增建繼光樓、廣寒宮、參謀本部，開闢飛機場，修築北練兵場，建觀操台，把西工建設成了一個設備齊全的練兵基地。北練兵場東西長二千公尺，南北寬八百公尺，其平如砥。這些軍事設施，在北伐成功，民國二十年後，中央在洛陽設立中央軍校洛陽分校，中央航校洛陽分校，都設在西工營區。抗戰開始，又在西工營區設立第一戰區長官部和新兵訓練中心。至於那座巍峨壯觀的觀操台，民國二十五年十月，當時的委員長蔣公在洛陽度五十壽誕，洛陽各界把觀操台改名壽國台，爲民族偉人蔣公祝壽。

與社會民生有關的，他曾築造了一座洛陽大橋，在洛陽植了百萬株樹。

洛陽縣城在洛水之北，距河二三里，西工在洛陽縣城之西數里，邙山之南，大營區背面就是洛水。洛水在隋唐時是在城內，隋煬帝大業年間，在洛水上建了一座「天心橋」，此橋在宋初會重修過，宋代大儒邵康節邵雍先生的居里「安樂窩」，就在天心橋南二里之處。這天心橋不知自何年代被叫成「天津橋」，也不知在何年代毀壞

，迄今洛陽城南洛水之中，留有獨立拱橋一孔，即是隋代天心橋遺跡。

吳氏所修的洛水橋，在舊天心橋上游二里之處，靠西工方向，橋成於民國十一年三月，過橋南行二十五里爲龍門——古之伊闕，是洛陽南方門戶，也是南北交通要道。修洛水橋，也許是爲了軍事需要，但對南北交通的改善，和對當地居民的方便——未修橋前，當地人是靠木船擺渡——自有其貢獻。

吳佩孚民國九年入洛後，即計劃植樹，其後每年植二三十萬株，至十二年約逾百萬株。他原來計劃是由洛陽再擴及他處，希望達到兩千萬株之數。他曾對幕僚說：「十年以後，以每一株值銀一元計算，可得二千萬元，二十年後，每株樹可值銀二元，共有四千萬元，我不是要把這筆錢據爲私有，也不打算交回陸軍部，而是全數贈給洛陽，建設地方，以回報洛陽父老。」有這幾句話，也可看出吳佩孚「宅心仁厚」。

以後政局變遷，民國十六年馮玉祥再度任河南省主席，下令沒收廟產，興辦學校，砍伐樹木，築造校舍，連龍門山上千年的蒼松翠柏都砍伐了，吳佩孚所植的林木也斬伐殆盡。那時吳佩孚棲隱四川，聽到這個消息，以「思洛陽植樹」爲題，寫了一首七律：

洛陽樹盡手中栽，先後花分幾度開，好鳥和鳴驚不起，嘉賓玩賞去還來，九朝興廢烟塵幻，十載經營聲鼓催，日昨中州人報道，林荒草蕪雜莓苔。

吳大師所懷念的，是他樹植的林木，也是他十載經營的「統一事業」。

## 造橋植樹修繕祠廟

除了造橋、植樹外，吳佩孚在洛陽還設置了金谷園車站，修繕了周公廟、邵康節祠和關帝廟。設金谷園車站——車站在西工營區北邊，是爲了便於軍運和補給。修繕祠廟，則是以文化延續爲着眼點，吳佩孚到底是秀才出身的讀書人。

周公廟在洛陽西關。由西關通往西工的大道上，有一個巍峨壯觀的木造大牌樓，向西一面有四個金碧輝煌的大字，是「九朝都會」，背面的四個字是「十省通衢」，周公廟就在這個大牌樓東方里許的街上。

周公廟祀周公旦。周成王時，三監作亂，周公東征，營建雒邑，周初的禮樂制度，多在雒邑完成。傳說此廟建於西周，位於洛陽故城的金甬城，後來遷至現址，以後各朝，屢加繕營，廟宇宏偉，佔地極廣。廟門口一對石獅子，雕刻極佳。廟門呈拱形，儼然如城樓。庭院敝大，松柏參天。正殿名「定鼎堂」，巍峨壯觀。亭廊廊廡，亦清緻古雅。諺曰：「洛陽牡丹甲天下」，周公廟植有牡丹千本，暮春之際，花開滿院，肥碩絕倫，是洛陽有名的勝跡。

邵康節祠在洛水之南，過洛水橋約二里處，地名安樂窩，是邵康節居洛時的故里。邵康節名雍，字堯夫，世稱康節先生，生於宋眞宗祥符四年，卒於宋神宗熙寧十年（公元一〇一一——一〇七七）。他原住蘇門山百泉——河南輝縣，

自小就嚮望高遠，認爲：「先王之事必可致」，立志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。後來得悟先天之學，性命之奧，修心養性，融貫儒道，成了一代大儒。中年隱居洛陽，住家洛水天心橋之南，把居處命名安樂窩，自稱安樂先生，嘗作「喜樂吟」詩：「生身有五樂，居洛有五喜，人多輕習常，殊不以爲事，吾才無所常，吾識無所紀，其心之泰然，奈何人了此。」歿後，鄉人建康節祠以祭祀。吳佩孚民國十年修繕康節祠，十二年十月，藉軍事演習之便，率幕僚部屬到康節祠拜謁，並對部衆講述康節先生遺德。

吳佩孚一生嘗以關、岳自命，修關帝廟，是惺惺相惜之意。關帝廟在洛水南十五里，南距龍門十里，廟址佔地一百五十畝，高約丈餘的紅磚圍牆外，植以扁柏數百株。大門內廣場可容二三百人，二門是三門並列，進中門左右塑有黃驃、赤兔二馬及馬僮，經過廣大庭院之後是正殿、二殿、三殿。正殿寬九間，殿門懸光緒帝御筆「乾坤正氣」匾額，殿正中爲關公文裝像，左右有周倉、關平執刀捧印。二殿爲關公戎裝像，三殿爲關公沉香木像，袍服帽靴爲布帛綉製，這是迎神賽會可抬到外面出巡之像。

廟後是「關帝塚」，蜀漢時關羽走麥城困敗遇害，東吳委禍曹魏，將首級送到洛陽，曹魏欲交好蜀漢，將首級配以檀香木人身，以王侯之禮葬於此處。墓園宏偉，古柏成林，名曰關林。

這關帝廟、關林，和相距十里的龍門石窟，是吳佩孚常陪貴賓遊覽之所。他的詩集中有「遊龍門答張敬輿先生」（張敬輿即曾任北洋政府國

務總理的張紹曾先生）：

「龍泉劍斬血汪洋，萬里直趨黃海黃，大禹神功何其大，海隅一氣貫扶桑」。

吳佩孚曾計劃開採龍門山的鐵礦，和伊水河的煤礦，並已約人查勘礦藏，惜乎未久發生了榆關之戰，這開礦的事也就無疾而終了。

## 悲劇英雄晚節無虧

吳佩孚自民國九年在洛陽建節開府，先後四年，但並沒有安定幾天。衡陽撤防，到了鄭州，先北上打了一場「直皖之戰」。十年八月，到湖北打了一場湘鄂、鄂川之戰。十一年七月，到北京保定間打了一場第一次奉直之戰。十三年，助孫傳芳入閩，助沈鴻英犯粵，遣靳雲鵬援蘇，鼓動並接濟陳炯明背叛國父，並兩度接濟四川楊森，目的無非是想以武力統一全國。接着就是十三年九、十月的第二次直奉之戰，馮玉祥倒戈回師，吳玉帥一敗塗地。

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三日，吳佩孚在塘沽登上了五千噸的華甲輪，收容了上萬名殘兵潰卒，啓碇南駛。他原想由烟台登岸，假道回河南，無奈山東督軍鄭士琦派出了王翰章，率軍拒其登陸。不得已繼續南下，由吳淞口入長江，由漢口登陸，轉京漢路火車到鄭州，途經南京時，他還與江蘇的齊燮元、陳調元等，在艦上開了一次會。在鄭州他設下了「護憲軍前敵總司令部」，然後回到洛陽。次日，河南紳民在陝西首義元勛，前陝西靖國軍副總司令河南新安張鈞的領導下，組織了弭兵會，通電全國，爲豫民請命，不要在河南

作戰。

其實這個仗是打不起來的，吳玉帥回到洛陽，尚未喘一口氣，陝督劉鎮華與他爲難，派師長憨玉琨率部東下，步步進逼。吳玉帥在洛陽站不住腳，退到鄭州，而胡景翼的國民軍又自北南下，吳玉帥又退到信陽——胡、憨原來都是吳的部下，而今胡投向了國民軍，憨奉了劉鎮華的號令，在牆倒衆人推的情況下，蕭耀南也拒絕他入鄂。他不得不上了雞公山，通電入山養疾，不問世事。但不問世事也不行，胡景翼的部隊向雞公山進迫，連雞公山也住不下去了。幸而這時湖南省長趙恆惕、四川督軍楊森都來電歡迎他。吳佩孚決計南行，乃在重重阻難之下，由漢口登上決川艦，率同潛蜀艦和兩千餘名未散的衛隊，衝過武漢，逕駛岳州。趙恆惕通電保護，並送到了給養補給，使形勢稍爲緩和。十四年農曆三月初七是他五十二歲壽誕，各方代表賓客還到了數百之多，吳玉帥的虎威猶在。

幾經演變，直系軍人又聯合起來擁護吳佩孚東山再起，十一月吳玉帥到了漢口，在查家墩組織十四省聯軍總司令部，通電討奉。奉張由於馮玉祥的勾結郭松齡倒戈，恨馮玉祥入骨，於是再和吳佩孚言和，聯合起來對付國民軍的馮玉祥。十五年初，河南自治軍驅逐繼胡景翼任豫督的岳維峻，吳玉帥在漢口決定出兵援豫逐岳，派寇英傑、王維城兩旅攻信陽，田維勤部攻鄭州，到三月間河南又入了吳玉帥的掌握。五月間吳佩孚由漢口北上，在鄭州、開封、洛陽各地閱兵，然後北上保定，入北京與張作霖相會——這是吳佩孚

最後一次到洛陽。

七月九日，蔣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，而吳佩孚的部隊尚在京綏鐵路的南口、懷來、宣化一線，與馮玉祥的國民軍作殊死之戰。八月間北伐的革命軍攻下岳州，吳佩孚的部隊堅守汀泗橋，吳佩孚由京乘程南下，到汀泗橋督戰。無奈革命軍勇銳無比，汀泗橋一再得而復失，終於潰退。到十月間武昌失守，吳部已成強弩之末，而這時與他聯盟攻國民軍的張作霖，不但不予支援，反而出兵抄他的後路。終於到了十六年五月，在衆叛親離、山窮水盡的情況下，由鞏縣走南陽，投鄧縣，渡襄河，過南漳，而「入川遊歷」。——張其鏗就是在渡襄河之前遇劫被害的。

吳佩孚在四川「遊歷」到民國二十年，離川北上，二十一年元月底回到北平。這以後，研究宗教、註疏春秋、與舊屬話往事，到紅十字會演講，度其晚年歲月。七七抗戰後，不及撤離，陷居北平，日寇用盡一切手段，逼其「出山」，並提出劉湘、鄂、贛、皖、豫、魯、冀七省爲餌，由其「領導」；吳佩孚到底不失爲一條硬漢，終不肯肯。日人以其終不合作，藉口爲其拔牙，派日醫石田強施手術，以手術刀刺入喉管，遇害殉國，時爲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，享壽六十有六。

綜觀吳佩孚一生，功過殊難置評。他是舊軍人中的典型人物，具備軍人應有的武德，如愛國自尊，忠誠事上，清廉自守。他一生不入租界，不借外債；自奉儉約，不蓄私財。他感於曹錕的知遇，忠於曹錕，終身不渝。十三年榆關戰敗，安福系策士及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，勸其

擁段背曹，吳佩孚答以：「八德爲立國之本，余若爲一時權宜之計，結段背曹，大義名分之謂何？且臣節由此而壞，何得再任國家之重寄乎？」視之同時的軍閥，朝秦暮楚，忽敵忽友，橫征暴斂，縱兵虐民，不啻有天壤之別。至於其崇尚儒道，禮敬賢士，臨陣機警勇敢，生平行希武聖，猶其餘事。

然吳佩孚孤高自賞，剛復自用，飽讀中國詩書，漠視世界潮流，妄圖武力統一，終於招致失敗。張季直贈吳佩孚詩：

「壯語招時忌，斯人賞可嗟，一舟成敵國，四海欲無家。」

康有爲親書聯語贈吳曰：

「好問則豫，自用則小，雖周公之才，使驕吝不足觀也！」

聞善則喜，聞過則拜，以諸葛之公明，集衆思慮廣益哉。」

可均爲中肯之言。

吳佩孚是一個悲劇式的英雄，他生平以關、岳自期，岳飛的忠，關羽的義，是歷史上的典型人物，但也都是失敗的悲劇英雄，不幸吳佩孚也步關、岳後塵，走上失敗之途。不過，他最後表現的堅毅忠貞，仍是值得我們崇敬的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破損，請寄回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調換。





①民29年1月吳佩孚(右二)在天津與家人合影。

②民21年吳佩孚(前排中)在北平留影。

